

青淵文庫

第 第
共

架 號 冊

新苑

十一之六

六十七

說苑卷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旣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旣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



讀本記

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

言
卷十一
二
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遘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間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間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間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

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
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
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
先生間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
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
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
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
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
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
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
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
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
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
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
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
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
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

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氏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籍呼

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劒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

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鬼而指屬、則無失鬼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鬼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弛。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若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

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社，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寧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

傳

北

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比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旣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髀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太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卽如君言，衣

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
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真爲勇悍矣今未嘗見
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旣曰不知
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
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鼃鼃而出者
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
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
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
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
未爲之恐也此旣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鴈政曰飲不嚼
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
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
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
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
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玄翠衣帶玉劔履編舄立于遊水
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

子哲

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蒲芰，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鐘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枻，草濫予昌枻，澤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滌，隄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

兮兮

汭

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櫓修袂行而撓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

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畱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旣以壞曲池旣以漸墳墓旣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躅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慄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歎

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忘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聞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

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蚩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還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逢逢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旣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滯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滯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
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
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
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
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
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
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
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
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

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
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
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
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
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
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
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
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
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

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
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
義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
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
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
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
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
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

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
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
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卽來亦
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
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
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
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
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

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

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如

知

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
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
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燕以
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
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
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
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十一終

說苑卷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旣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
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旣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
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
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
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
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

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

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
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
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
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
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
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
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
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

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
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
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
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
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
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
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
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

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
士含怒未發播厲於天下無怒卽已一怒伏尸一人
流血五步卽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
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
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
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
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
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
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
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
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
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
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
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
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
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聞奉晨鳧敬獻庖厨縹北犬

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摯。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摯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嘒嘒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

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

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剡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剡羊矣。臣之君固以剡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

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
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
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
傑竝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
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
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
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
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且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
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
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
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
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
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
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
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

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儼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儼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敎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慨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踐以慢野，以口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遽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僂而訾高樛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削。」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削。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削。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

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儼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

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繫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繫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

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敖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敖曰使者問梧

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悟可以爲其柎矣。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

伐也。有人不遺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遽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

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
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
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
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
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典於朝其四
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
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
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
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
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
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
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
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隼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
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隼任之以政而殺之
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

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絞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

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柝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

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儼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曰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

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
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
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
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
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
踊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
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
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
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
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
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
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
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
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
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
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

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偕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畱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畱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

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

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
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可使
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
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
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
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
而不收

石乞偁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
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
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
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
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
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
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
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
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

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

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

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
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
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
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入之右人必害之
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
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
下卽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
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

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埃傍有積薪客謂
主人曰曲其埃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
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
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
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埃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
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
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
安平自如今往事旣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
察客徒薪曲埃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

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

其過故與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篤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宥宥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規戚之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珎異是聚夫

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忝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母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藁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

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旣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

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越饑，勾踐懼，因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餽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饑饉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甄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援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

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夫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疋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楚成王賁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于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弃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

言文
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
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
爲師婚乎終辭之

美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
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
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
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
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
人之矣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
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至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其王江乙往見安陵
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
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下
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
財盡而交踈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
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
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
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

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復見安陵繆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繆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繆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繆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其王乃封安陵繆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繆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

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
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
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
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
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
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
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
氏劉氏請之君周此萇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
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
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
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
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
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
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
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

歛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
既已知之矣乃輟圖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
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
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豕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
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
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
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
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
何與之爭封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
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
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友
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
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十三終

說苑卷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
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
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
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
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
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
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

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
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
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
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寒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
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
上帝其命多辟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日餘祭次日夷昧次日
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

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
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
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
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
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謂子光
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
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
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
其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

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勲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翹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鬪兵罷殺土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十居成周也其

予

父

是

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
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
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
文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
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
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回也
辛櫟之言小人也予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
賢三王世繼孰之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
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
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
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
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
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
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
請說之陛下築臺千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
之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
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

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
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
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
而見殫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
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
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
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
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顧臣願

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
何殫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
聚菽粟幣帛腐於囹圄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
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山偏之
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
湯武可爲也一殫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
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
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

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春環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
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
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
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春環
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
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厄主司城貞子爲陳侯
同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
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春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
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
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
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
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
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
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平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二軍之士皆未息、

遁

程本二作三

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

諸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
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
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
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
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
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
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
息處之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

殮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
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
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
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
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
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
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
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
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

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骹可謂公
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
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
千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
昇之而暮我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
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
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
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
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
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
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
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
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
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裙菜二子出採見
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

言
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畜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
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
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畜無道甚於鄧呼天而
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
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
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
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
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
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恃法柔而不撓
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
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
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
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
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
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
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
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

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
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
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
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
蹂雷者斬其軔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
斬其軔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
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
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
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
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
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太
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
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
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
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

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
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
何若其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
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
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
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
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
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
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
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
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
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
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
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
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
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易
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
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
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
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劔利倡優拙夫劔利則士
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

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
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
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
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
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
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
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王不知起不肖

以爲苑守先王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
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
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
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尊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
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
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
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
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

言
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
用魏兵不能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
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
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
曰起之爲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
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
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
於韓楚子王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

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
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
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
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
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
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
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
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

強楚師大敗，擄辱不行，大爲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卽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與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單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見譏之，曰：『大冠如箕，長劔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蓐，

立則杖軍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
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
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
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
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
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
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
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

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大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卑其衆練
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
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
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今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
刃陷陣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
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
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

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
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
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
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
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
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
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
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
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

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
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與後
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曾石公劔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助穆無窮變無形像
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麗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
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幹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
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
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
夫折衝於朱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

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

著綈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焉與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

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被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

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

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殘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環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

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濮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濮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旣至天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卑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吳王闔廬與荆

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鍬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鷓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綏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

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蠲沐太公誅潘阝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惓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

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
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許管蔡

說苑卷十六

說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
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
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
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使勝其職則事治事
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欲浮遊
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

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爲大不予無以合親親疎則害失衆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

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太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爲全也。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洩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聞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獗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

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

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
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
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
無從蠹蟻仆柱梁蚊蟲走牛羊

謁問祈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
則亡

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
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當

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
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銜下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泉中
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
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生
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貧謹

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謗道已者心之罪也尊賢已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甌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

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不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踈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慎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
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
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園禍之門直而
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園不可與長存慎之
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耻者安能
忍辱者存唇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毒智者莫
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權剛者
反已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
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敏遜讓精廉無
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
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蒲且修繳鳬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嘯河以委蛇
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化德以純
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柔戟
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
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

初沐者必栳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
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鼃鼃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
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絕難水激
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爲聲下士得官以死
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已自
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
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
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
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
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
從蟻穴山以小陲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水火
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
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水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

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

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

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

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鷺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

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已。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扣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蠲欲類蠶。蠶欲類蛇。人見蛇蠲。莫不身灑然。女工修蠲。漁者持鰓。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漁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克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

爲血氣乃乎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議君子耻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旣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衆人以毀形爲耻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爲量事人以老爲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言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其行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耻，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而世莫可爲鼓也。惠施

卒而莊子深嘆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
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
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
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
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
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
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
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爲
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愆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
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

說苑卷十六
徑而寡失、簡祿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水、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水而挺、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禾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冊

架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冊 架

110X
567
100
67